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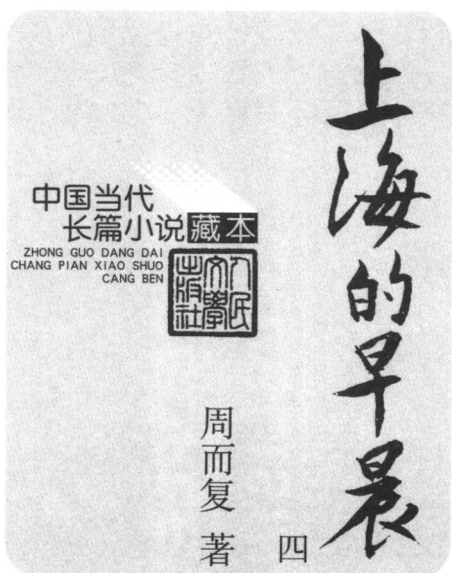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O
CANG BEN



四

上海的早晨

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陶良华 杨 柳
胡玉萍 刘海虹
装帧设计：何 婷

ISBN 7-02-004901-X



9 787020 049011 >

莫有财厨房的客人都走了，各个房间的电灯也熄了，马慕韩请客的那间房间的电灯虽然还亮着，但是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，只有冯永祥坐在沙发上，跷起二郎腿，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，抽得正起劲哩。唐仲笙见冯永祥坐在沙发上稳稳不动，知道他一定有事体要商量，陪他坐在沙发上。马慕韩是今天的东道主，冯永祥和唐仲笙不走，他不好告辞。他笑嘻嘻地问冯永祥：

“阿永，再来一杯咖啡，怎么样？”

“慕韩兄要请客，小弟怎么敢推辞？”

“那么，”唐仲笙插上来说，“干脆再来一瓶白兰地。”

“仲笙兄今天的酒还没有喝够？”

“还想喝一点。”

唐仲笙并不说明，他的眼光对着冯永祥。马慕韩立刻明白了，当即叫了咖啡和白兰地，然后问冯永祥：

“要不要再来点下酒的小菜？”

“用不着了。”

“有酒就行了。”唐仲笙指着墙角上一张空沙发说，“坐下来，慢慢喝他个痛快。”

茶房送进来浓香扑鼻的咖啡和陈年的白兰地。冯永祥一见了陈年白兰地，精神顿时振作起来。他倒了许多白兰地在咖啡里，搅了搅，喝了一口，对唐仲笙说：

“你也放点试试看。”

唐仲笙如法炮制，放了白兰地，喝了一口，回味地说：

“果然不错！”

“你虽然是老枪，这样喝咖啡恐怕还是第一次吧？”

“从来没这样喝过。”

“阿永喝咖啡大有讲究，在这方面是个老行家哩。”马慕韩也给自己杯里加了白兰地。

“祥兄在哪方面都是行家。”

“仲笙兄别把我捧到云里雾里去，弄得我昏昏沉沉的，那可吃不消。小弟在吃喝玩乐方面，倒是有点经验，说不上行家。拿抽烟来说吧，我是乌龟吃大麦，糟蹋粮食，一口进，一口出，不晓得胃口好坏。不像仲笙兄，闭着眼睛抽烟，只要抽这么一口两口，就晓得是啥牌子，这才是真正的行家哩！”

“品烟是小事，微不足道。怎么能够和你比哩。”

“税法该不是小事吧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。”

“全靠你们的抬举。”唐仲笙歪过头去望了马慕韩一眼说，“没有你们两位，在上海滩上谁晓得唐某人哩！”

“那你太客气啦，上海滩上抽烟的人谁不晓得东华烟草公司的仙鹤牌香烟呢？提到东华，大家都知道唐仲笙是大老板。”

“这是工商界朋友捧场。以后还要靠你们两位提携提携。……”

冯永祥看他要谈到民建改选上头去，想起徐义德拜托他的事，再不讲，今天就要失去机会，连忙打断他的话，插上去说：

“提携二字不敢当，以后有啥事体，互相帮助吧。工商界的事体，总少不了我们的智多星。比方说徐义德吧，他家里最近出了事，找我帮忙，我就想找你们两位商量商量……”

马慕韩感到有点意外，刚才吃饭，徐义德神色自若，不像有事体的样子，慌忙问道：

“出了啥事体？”

冯永祥把徐守仁被捕的事向他们叙述了一番，然后深深地叹

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德公望子成龙，一会想送他上英国，一会又想叫他去美国，在香港读了一点书，又叫回上海。这孩子不好好读书，整天和阿飞流氓鬼混在一起，当然要出事体，听说现在已经解到提篮桥监狱里去了。你们看，我这个忙怎么帮法？”

“祥兄足智多谋，大概早想好了办法。”

“智多星这回可猜错了。”冯永祥摇摇头说，“正是没有想好办法，才同你们商量。我是受人之托，要了这个心愿。本来早就想约你们两位谈了，一直穷忙，没有找到机会。”

“智多星想想看，怎么帮忙好？”马慕韩把这件事体推在唐仲笙的身上，他自己暗中在猜想冯永祥的意图。

“我们工商界没有办法，点子要出在政府方面。”

冯永祥接过去说：

“对，和政府方面的人谈谈，大概不成问题。阿飞偷点物事，是小事体；何况守仁这孩子年纪轻，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，养成这个坏习气，上了坏人的当，料想不是他本人有意要偷的。难道徐总经理的大少爷会缺这么一点钱花？他绝不是主犯，顶多是个从犯，说不定还是个嫌疑犯哩。”

“祥兄分析得完全正确。”

马慕韩不大同意唐仲笙的恭维，说：

“这要看他自己的口供，不了解他在监狱里怎么说的。”

“德公说，守仁关进牢里后能讲啥，肯定不是他偷的，好像是阿飞有意要陷害他。”

“那不用帮忙就可以出来了。”

冯永祥问马慕韩：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们不是说阿飞有意要陷害他吗？那是冤枉好人了，政府调查清爽，当然就释放了。”

冯永祥马上把话收回来：

“我看德公也许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儿子当了小偷，就是嫌疑犯，恐怕也很重。不然，为啥又解到提篮桥去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比较接近事实。工商界真不幸，一桩桩丑事都出在我们工商界。这样的丑事，谁好意思向政府方面提？仲笙，你说是哦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冯永祥心头一阵凉意掠过：他留下唐仲笙，本来想他会在旁边打边鼓，帮忙他劝说马慕韩，没料到马慕韩把唐仲笙抓过去，倒变成绊脚石了。他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口咖啡，眼睛滴溜溜地一转动，笑了笑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慕韩兄说得对，这的确是一件丑事，丢我们工商界的脸。不过事体已经发生了，如果不早点想法子，传扬开去，也不能增加我们脸上的光彩。……”

唐仲笙暗暗佩服冯永祥的口才，感到刚才自己说的那一句话得罪了冯永祥。目前正是酝酿改选民建上海分会的时机，谁也不能够得罪。他不等冯永祥说完，连忙补上一句：

“祥兄这个意见很值得考虑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，阿永哪个意见不值得考虑？”

唐仲笙给马慕韩一质问，觉得今天晚上要特别小心，不能随便讲话。他没有再吭声，只是嘻嘻地笑了笑。冯永祥暗中支持了唐仲笙：

“不能这么说，我有些意见并不值得考虑。我讲话比慕韩兄差远了，没有你想得周密，也没有你的理论水平高。你要末不提意见，只要一提出来，嗨，没有一个人不五体投地佩服的。我这个小区区，在你面前算不了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急转直下地说：“不过，我刚才提的这点小意见，倒值得两位明公考虑考虑。”

马慕韩见事体逼到面前，现在正是用冯永祥的时刻，不好给他

难堪，便先发制人：

“阿永这个意见确是值得考虑。徐义德丢丑，我们工商界也没面子。这事，别人不好在政府首长面前提，只有德公亲自出马才行。”

冯永祥好不容易打开了一点门路，马上又叫马慕韩堵住，幸亏他的话还没有说死；冯永祥等了一会，心想唐仲笙可能助他一臂之力，不料智多星守口如瓶，连气也不吭一声，只好自己开口了：

“慕韩兄说得再对也没有了，这事非德公亲自出马不可。听说，他已向区里提了这件事体，区里表示也愿意帮忙，双方头寸都不够，这件事便拖下来了。”

“双方头寸怎么都不够？德公在区里的地位并不低呀！”唐仲笙开口了。

“德公在区里的地位是不低，可是在市里的地位并不高呀！同时，守仁已经解到提篮桥了，越出长宁区的范围，这事非在市里解决不可了。”

“德公直接找市里好了。”马慕韩的态度依然很坚决。

“我也劝德公直接找市里，他正在四处想办法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

“好机会？”马慕韩困惑地望着冯永祥。

“当然是个好机会，简直是天上少有，地上绝无；千载难逢，万年不遇。你是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物，凡是对工商界有利的事，你都应该出头露面。代表我们工商界说话，政府当然器重你，工商界朋友也永世不忘你的恩情。德公是我们工商界难得的人材，现在不过是刚露头角，将来大展鸿图，一定步步高升，飞黄腾达。我们工商界有事，少不了要找铁算盘，特别是棉纺业，更是少不了这把手。和政府方面作斗争，他也有两下子，各方面的人都想拉他一把。现在帮他一个忙，他一辈子不感激你才怪哩。你要是不帮忙，他通过江菊霞去找史步老，这点子事体还办不了吗？我一听到他

儿子被捕，在他面前稍为透露了一点风声，我说慕韩兄是我们工商界的真正领袖，史步老、潘信老和宋其老这些老老，全是牌位，不顶事，真正有办法有前途的是我们慕韩兄。他急公好义，救困扶危，工商界哪位朋友有事找到他，唔，他总是竭力帮忙。他一帮忙，你一定成功。他听我这么一说，才不找别人，只等你的好消息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个大好机会？”

“我在工商界算不了啥。”马慕韩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他心里认为：能够代表全国工商界的只有上海，能够代表上海工商界的只有棉纺业，而能够代表棉纺业的只有马慕韩，别人全不在话下。他认为自己在工商界应该坐第一把交椅，现在屈居在那些老老之下，不过因为自己年纪轻，阅历不深，资格也浅，要一步步来，在工商界里大显身手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这次民建上海临工会的改选正是他活动的时机，也是上升的阶梯，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阶梯。他在民建和工商联得势之后，少不了要用许多人，徐义德虽然桀骜不驯，但毕竟是个难得的人材，以后有用的。何况给徐义德帮了忙，也可以让工商界的朋友看到马某人确实肯帮朋友的忙的。别看冯永祥嬉皮笑脸，用的心机却很深，抓住这一批人在手里，许多事体就好办了。

“慕韩兄太客气了，你要是在工商界不算啥，那我们这些人更是马尾吊豆腐——提不起了。全国工商界哪个不晓得上海马慕韩？别说政府重视你，许多事体都要看看你的态度，连外宾到中国来访问，都要求到你家做客，和你亲自谈谈哩。”

“仲笙兄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。不过越是有地位的人越是谦虚，越是有办法的人越不肯随便答应人家帮忙。其实，德公这件事体，只要慕韩兄向政府首长便中提一下，一定十拿九稳。”冯永祥歪过头去问唐仲笙，“你说，是哦？”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

马慕韩顺势接上去说：

“老实说，德公的事体不大好办。他既然出了事，我们也不好袖手旁观。我不是不肯帮忙，不过要他向政府或者统战部方面提出来，我们再从旁说一下就方便了。”

他说完话，端起面前的杯子来想喝口咖啡。咖啡已经完全凉了，他把杯子放下。冯永祥见他已经答应了的，高兴地站起来说：

“这方面我去安排，要德公亲自到统战部去一趟，过两天，你再和政府首长谈。”他拿起那瓶陈年的白兰地，倒了满满三杯，分送他们两人面前，举起杯来，对马慕韩说，“我代表德公先谢谢你！”

大家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

二

棉纺织同业公会那座乳黄色的西式洋楼比过去更加热闹了，整天有人进进出出，大门的院子里老是停满崭新的小轿车，一律是黑色的，贼亮。进门向右手走去，是一间宽敞的阅览室，整整齐齐排列着最新的杂志和书籍。阅览室对面，隔着一条甬道，是文娱室。这个文娱室又分成两部分，左边进去，一排摆着三张落袋弹子台，碧绿的台呢，色泽光润，没有一点损伤，看上去刚装好没有几天。有几个人在打，因为电灯的光线都聚集在台子上，人的面孔倒反而看不大清楚。走进文娱室右边，便有一股油漆味扑鼻而来，使你不得不四面张望，那景象叫人另眼相看。四面墙壁全是乳黄色，油光发亮的地板是嫩黄色，地板上放着几大块软绵绵的浅蓝色的厚垫子，靠上面墙角的厚垫子上放着一匹没有腿的咖啡色木马，和木马并排放着的是一只没有底的赭色的木船，左右船舷上各有一把赭色的木桨，十分结实。在木马和木船后面不远的地方，从屋顶倒吊下两根大拇指粗细的绳子，尾端挂着两个紫黑色的皮

吊圈。……

这些都是马慕韩的精心杰作。他骑在木马上，就像是在中山路骑在真正的马上一样，右手拿着缰绳，两腿夹紧，让它飞跃奔驰。他在上面不过骑了十来分钟的样子，已经汗流浹背了。他让马停了下来，回过头去看冯永祥：

“阿永，这滋味怎么样？”

冯永祥坐在木船里，两手抓着桨，正在吃力地一前一后划动，额角上不断流下汗珠子来。他停下了桨，用手背拭去额角上的汗珠子，喘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这滋味妙极哪！就是有点吃不消。……乖乖龙的咚！我不过划了十多分钟，就弄得我满身大汗，要是再划十多分钟，一定要把身上的汗流个精光，吃多少剂补药也不顶事，说不定还要赔上我这条小命哩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害了阿永，要吃人命官司哪！”

“不，这和你没有关系。我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和你一同来白相，完完全全是自觉自愿。”冯永祥从木船里站了起来，向四面扫了一眼，耸一耸肩膀，在马慕韩面前伸出大拇指来说，“你想得真妙，这个文娱室不仅在上海只此一家，就是在全国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“不，有些医院也有这种设备，不过一般俱乐部里是没有的。”

“我指的是一般俱乐部里，从来没有见过。华东医院有这个设备，我好像见过。”

“世界上没有你没见过的物事。”马慕韩从木马上下来，指着旁门说，“进去洗个澡吧。”

马慕韩和冯永祥洗了淋浴出来，走进紧靠隔壁的一间休息室，里面陈设简单朴素，墙上没有一幅字画，也没有任何装饰，只是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简易太极拳图表，靠下面窗户那里摆了两套沙发，形成一个半圆圈，在半圆圈的左边放着一张小圆桌和四张皮椅子，

紫色丝绒呢的桌面上有两副美国玻璃扑克。这是棉纺工业资方代理人联谊会的密室。冯永祥一跨进休息室的门，不禁拍手叫好：

“妙，妙，实在太妙了，简直妙不可酱油！”

“满意哦？阿永。”

“太满意了，慕韩兄，你把密室放在文娱室里面，而且是在浴室隔壁，一点也不显眼，这一着想得再绝也没有了。”冯永祥走到小圆桌那里说，“嚯，这里还有两副扑克，布置得真细致！”

“现在办事不得不想得周到些，万一有人闯进来，一大堆人在屋子里，走不出去，打一副桥牌，便可以解围了。”

“老兄深谋远虑，办事周密细致，给我们工商界造福不浅，大家一定要好好感谢你才是。”

“要感谢的不是我，是你……”

“谁不知道你拿出五亿来办联谊会？文娱室电动的运动器具是你建议和设计的。怎么感谢起我来呢？”

“你忘记了吗？阿永，谁提议要布置密室的？”

“是我提议的。星二聚餐会解散之后，老实说，我心里感到有点空虚，闲下来没有一个去处，也没有一个谈心的地方。德公建议的那个轮流请客办法，当然也不错，可是究竟麻烦，要商量时间，要商量地点，还要发通知，叫厨子，没有星二聚餐会方便。再发起聚餐会吧，怕引起误会，有了联谊会的密室，活动就方便了，大家随时可以来，要谈到啥辰光就谈到啥辰光。谈完了，在这里吃饭也方便。我只是提议要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要是没有你的精心设计也不会实现的，应该归功于你才是！”

“应该感谢你的建议！”

“不，不，应该感谢你的设计！”

休息室外边传来一阵黄莺般的娇滴滴的笑声：

“哎哟，别客气啦，再客气，要把文娱室弄垮啦！”

笑声还没有完全消逝，江菊霞带着一脸笑容走进来了，劈口

就说：

“原来是你们两位在这里，我还以为是谁哩！”

冯永祥走上前去，对着她毕恭毕敬地一揖到底，曲着背，高声说道：

“小生不知宫主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千万恕罪！”

江菊霞有意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问他：

“我不恕你的罪怎样？”

“那小生只有请求一死了之啊！”冯永祥低着头说。

“好，免你一死，下次不准再嬉皮笑脸了。”

“感谢皇恩浩荡，永世不忘！”

“平身。”

冯永祥又是一揖，然后才伸直了腰，笑着说：

“你这位宫主好厉害，差点叫我的脑袋搬家！”

“谁叫你给大姐开玩笑的？”

马慕韩站在旁边一直没吭声，见他们还要闹下去，便插上来说：

“别再演戏了，坐下来休息一会吧。”

“我的眼福浅，没有机会看到两位名角的戏。”唐仲笙从江菊霞身后走上来说。

“不忙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马慕韩让大家坐下，说，“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筹备主任。”

那次在棉纺织同业公会召开资方代理人座谈会上，有些人希望有个活动场所，冯永祥说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，大家也跟着说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。会后，马慕韩要江菊霞向棉纺织同业公会公方副主委探听口气。公方副主委没有表示态度，说是要问工商联的意见。马慕韩和冯永祥商量，钻公方副主委的空子，让江菊霞先对工商联主委史步云谈，说公方副主委没有意见，要问工商联方面有没有意见。史步云当然没有意见，当工商联正副主委碰头会上，顺

便提了一下这件事,大家听说棉纺织同业公会公方副主委没有意见,工商联方面自然不必提意见。于是便成立了筹备委员会,江菊霞是筹备主任,潘宏福是副主任。这一阵子江菊霞整天坐在公会里指挥,忙得上气不接下气,马慕韩在经济方面暗中大力支持,他和冯永祥又多方提出建议,亲自设计,一切事体办得倒也顺手。几个核心人物约好,今天下午四点钟在这里检查一下筹备工作。江菊霞提早半小时到达,没有想到还有人到得比她更早,因为马慕韩想了解一下所装的电动运动器具,拉冯永祥一道来试试。她对马慕韩说:

“准备得大体差不多了,懋廉兄要的厨子也找好了。我从莫有财那里找到了一个好的淮扬厨子;懋廉兄也介绍来一个福建厨子,手艺也不错,留哪个厨子还没有确定,你们的意见呢?”

“懋廉兄喜欢吃福建菜,我可不喜欢吃那些糟味。”马慕韩听到福建菜就摇头。

“江大姐花了一番心血,找来淮扬厨子,又是莫有财介绍,我想一定不错,就留下淮扬厨子吧。”

冯永祥在这些人当中,胃口数他最好。啥地方的名菜,哪一国的名酒,哪一种名牌烟,他都想尝尝。他见唐仲笙附和马慕韩的意见,怕得罪金懋廉,他答应金懋廉留下福建厨子。冯永祥答应的事,别人怎么能推翻?他说:

“江大姐找的淮扬厨子,我拥护;懋廉兄介绍的福建厨子,我也赞成。我们这个联谊会将来一定要大发展,说不定可以成立文化宫,多雇个把厨子算不了啥。好菜也不能常吃,有时要调换调换胃口。福建菜用糟是太多了一点,不过有些不用糟的菜倒也不错。慕韩兄,你说是哦?”

“阿永的话不会错。”

“慕韩兄是统帅风度,不但可以网罗各方面的人材,就是在吃饭方面也照顾各个方面,真了不起!”冯永祥在马慕韩面前伸出大

拇指来。

“啥事体经过祥兄的嘴，意义就完全不同，连厨子问题也看得比我们深一层。”

冯永祥向唐仲笙拱拱手：

“多蒙夸奖，不敢领受，小弟怎么能够和军师相比？岂不折煞人也么哥！”

“你是工商界真正的军师，我不过是你手下一员末将罢了。”

“好一个末将！可别把我折死了！”

“厨子事就这么定吧。”江菊霞说，“联谊会组织简章也起草好了，请大家看看。”

她打开漆黑的手提包，取出三份简章草案分送给他们。马慕韩看了一遍，没有马上表示意见，问唐仲笙有啥地方要修改的？唐仲笙没有吭气，仿佛不大好说，江菊霞代他回答了：

“仲笙兄和我一道起草的。”

“怪不得写得这么周到。”

“军师和佳人的手笔，自然不凡！”

江菊霞瞪了冯永祥一眼。冯永祥伸了伸舌头，说：

“大姐的眼光真厉害，要把我吞下去的样子。”

“那我怎么敢？上海工商界少了你，成不了气候。”

“你是头排人物，比我这小区区重要得多了，工商界哪件事也少不了我们的江大姐。别的不说，就凭这份草案，写得多么简练有力，特别是第一条，你们听：‘上海棉纺工业资方代理人，为了政治学习和交流经验，以期在思想上和技术上求得不断进步，更好为生产服务，特组织本联谊会。’只是短短五句话，什么意思都包括在里面了，写得十分含蓄，资方代理人看到一定满意，就是政府方面见到，也保证没有话说，简直是无懈可击！适合双方的胃口，这个文章可不好写，要不是江大姐，我想，任何人是写不出来的。”

“别忘记了，这里面还有仲笙兄的功劳哩！”

“主要是大姐起草的，我不过在个别字句方面提了一点建议，那算不了啥。”

“这个草案大体可以。请阿永和你们再研究研究，我看，可以拿出去了。”马慕韩说，“我现在担心的还是备案问题。”

“步老已经在工商联会上提过了。”江菊霞认为不成问题，说，“公会公方副主委也没有意见。”

“那是我们的想法。工商界同意好办，重要的是政府首长要点个头。办事总要不于法有据。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，将来有啥风险也不怕了。”

“这一层我还没想到。”

唐仲笙和江菊霞一样，也以为没问题了。他们听了马慕韩这么一说，想了一条妙计：

“慕韩兄想得很对，政府首长不点头，联谊会不能正式开张，至少要打个招呼，这样就合法了。……”

唐仲笙的话没说完，马慕韩心急地插上来说：

“怎么打招呼呢？”

“这件事别人不行，只有一个人最合适……”

“谁？”江菊霞心里想的一定指的是她。

“祥兄。”

她听了冷了半截，没有吭气。

“你想得对，”马慕韩说，“阿永和政府首长常见面，闲谈中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。”

冯永祥的脑袋摇了三摇，说：

“我吗，讲是可以讲，大体不会成问题，不过，”他的脑袋又摇了摇，才说，“这不是小事体，闲谈中提起显得有点轻率……”

“你正式找一下陈市长好了，你和陈市长不是很熟悉吗？”江菊霞说。

“陈市长吗，的确很熟，上海解放以前，我在南京、丹阳就认识

陈市长了。这事找陈市长又感到太郑重了，陈市长日理万机，不能拿这些小事体去麻烦他。”

“那么，找一位副市长谈谈，怎么样？”又是江菊霞的主意。她这位筹备主任希望早日择吉开张。

“找副市长谈倒差不多，”冯永祥想起星二聚餐会的事。“五反”时，他演了一出“火烧赤壁”，差一点过不了“关”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心中还有些余悸。他竭力支持联谊会，但希望隐蔽在第二线，让别人冲锋陷阵，他在后面坐享其成，可又不能不显得很积极。他说，“我也可以找，就是我的身份不合，诸公诸婆知道，我在棉纺织同业公会并无一官半职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师出无名。”

“祥兄，你别忘记，你是工商联的委员，又是民建上海临工会的委员，是我们的领导同志，正因为不是棉纺织同业公会的人，讲起话来更显得超脱。”

“智多星想得果然不错，我不是不可以讲，但总得有个棉纺织界的人先和政府打个招呼，然后我在政府首长面前疏通疏通，一定十拿九稳。”

唐仲笙见冯永祥一再往外推，他不好再坚持，只好说了一句“这也有道理”。把文章留给马慕韩作。马慕韩也不愿出头，他问道：

“谁适合呢？”

“Marry Kiang。”

“对啦，筹备主任亲自出马，又郑重，又了解情况，首长问起来好回答……”

江菊霞红着脸说：

“我的头寸不够，要末，慕韩兄亲自出马。”

“慕韩兄头寸太大，不必亲自出马。”冯永祥眼睛一转动，一个好主意想出来了，说，“你找机会和史步老一道去，你们是亲戚，经常一道和首长见面，这次一道去，显得自然。你提的辰光，只要步